

「空间·源」

重访幔亭札记

苏夏华, 郑松, 何柯*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第一次去幔亭山房, 因时间关系, 只在门口短暂徘徊。

第二次到幔亭山房。看到的是房子旧了, 墙皮掉了, 地砖裂了, 但合院中的空气是湿软的, 廊下的微风是轻柔的, 光影斑驳。

第三次访幔亭山房。便再一次慢慢阅读了每个房间、每段走廊。

——题记

1 引言

幔亭山房坐落在武夷山幔亭峰下, 名字来自一个古老的神话——武夷君张彩幔、设亭台宴请乡民, “虹梁驾空”, 曲终人散后“风雨暴至”, 仙境隐去, 唯余青山如初(参见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

建筑以“幔亭”为名, 不只是命名的雅趣。它让一个本无定所的传说获得了可居可游的物质形态。如今我们看到的幔亭山房, 实际上是一个由三十余栋建筑组成的建筑群。这座建筑群修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与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合作设计, 占地四十亩, 总建筑

面积5120平方米, 白墙红瓦, 是武夷山风景区早期建设的经典建筑之一(据福建武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21)。其中, 笔者重点探访的幔亭山房, 是由一栋原有的两层小楼改建而成(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的资料显示, 该项目的设计规模约1120平方米)。在“大拆大建”尚为主流的八十年代初期, 这种对既有建筑的改造再利用, 本身就带有一种超前的意识。

以下四则札记, 从不同视角进入这座建筑: 风景如何被生产, 身体如何在空间中安置, 八十年代的风土实验留下了什么, 以及存量时代改造的可能性。它们共同追问同一个问题: 一座八十年代的建筑, 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 应该如何被观看、被理解、被延续? 或者说, 建筑与时间, 可能是什么关系?

八十年代的设计者常被称赞“与自然融合”。但“融合”从来不是一个中性描述, 它隐含着特定的观看秩序。

那时候的设计者采用了白墙红瓦、利用地形、以长廊串联建筑群, 试图让建筑“消隐”于山水之间。但这种消隐, 恰恰是为了让风景“浮现”——建筑成为取景器: 窗框住一段山脊, 廊道引导视线

通讯作者: 洪毅 单位: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 福建 厦门

基金项目: 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研究生)项目(编号: FBJY20240054); 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编号: 2508065540); 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编号: 250603492244738)

收稿日期: 2026-03-12 录用日期: 2026-05-27

DOI: <https://doi.org/10.58244/spatium.264021>

投向大王峰，合院的开口收纳天空的变幻。更准确地说，建筑不是在“融入”风景，而是在参与“风景”的生产。（图2）

这里需要做一个概念上的澄清。“风景”与“自然”不同。自然是物质性的存在——岩石、水流、植被、气候，它不依赖人的观看而存在。风景则是自然被观看、被编码、被赋予意义之后的产物，它有着更丰富的人的情感。一座山在被人命名为“大王峰”并纳入游览路线之前，它只是地质构造；命名之后，它成为风景。风景总是已经包含了文化的投射。W.J.T.米切尔（2014）在《风景与权力》中提出，风景不是一种艺术类型，而是一种“媒介”，它是文化建构自然的方式，是意识形态得以自然化的工具。这个判断放在风景区建筑的讨论中，正好用得上。

那么幔亭山房所产生的是怎样一种风景？笔者尝试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方面可以先说的是它呈现出一种可亲近的姿态。八十年代早期的风景区建筑有一个潜在的共识：建筑不应压倒山水。这与十九世纪阿尔卑斯山区旅游开发中出现的“风景如画”美学有某种跨文化的呼应——建筑应当谦逊，应当退隐，让自然成为主角。幔亭山房的低层、分散、坡屋顶、地方材料，都是这种谦逊姿态的表达。但值得追问的是：这种谦逊服务于什么？它服务于一种特



图1. 幔亭山房入口（来源：作者自摄）



图2. 幔亭山房内部庭院望山峰（来源：作者自摄）

定的观看关系——游客站在建筑中向外看，看到的是“纯净”的山水，仿佛建筑不存在；游客从远处看建筑，看到的也是“掩映”在绿树中的白墙红瓦，仿佛建筑只是自然的一个注脚。建筑通过自我消隐，制造了自然“未经人手”的幻觉。这正是风景被制造出来的手法：它抹去自身的痕迹，让人们以为它生来如此。

再就是它有保持着可消费的便利性。幔亭山房是宾馆，它的首要功能是接待游客。风景在这里不仅是审美的对象，也是消费的对象。窗的位置、朝向、尺度，决定了哪些风景被框入、哪些被排除；廊道的走向，决定了游客的视线如何移动、在哪里停留、在哪里被引导转向下一个景观节点。这并非幔亭山房独有的问题——任何旅游建筑都面临同样的功能要求。但值得思考的是：当风景被设计成可消费的景观，它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被“驯化”了？武夷山的云雾、雨雪、四季更替，原本是粗粝的、不可控的，但建筑通过取景框的选择，把自然裁剪成一系列“适宜观看”的画面。暴雨不再是狼狈的，而是“烟雨武夷”的诗意；烈日不再是灼人的，而是“光影交错”的视觉趣味。风景就这样被制造出来，而自然也就慢慢被美化了。

紧接着是它蕴藏着可叙述的引力。幔亭山房

的命名已经说明了一切。“幔亭”二字将建筑与神话联系在一起,住客在踏入山房之前,就已经被置入一个预先存在的叙事框架中。这种命名策略在风景区建筑中极为常见——建筑通过名称与地方的传说、历史、文人题咏建立联系,从而获得超越其物质实体的文化韵味。住客歇息在幔亭山房,不只是一座建筑里,也是在一个故事里。这种叙述性的生产,是风景生产中相对隐蔽却极为有效的方法。它让观看行为本身就带有朝圣或仪式的意味——你不是随便看看,你是在重访神话发生的现场。

至此,笔者试着提出一个问题:谁在定义“好的风景”?幔亭山房所生产的风景,服务于谁的观看?设计者当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决定了建筑的形态、朝向、开窗位置、材料选择,这些决定直接影响了观看的条件。但设计者并非唯一的行动者。景区管理者通过游览路线的规划、标识系统的设置、宣传材料的制作,进一步固化了“应该在哪里看、看什么、怎么看”的规范。游客则通过自己的观看实践——拍照、停留、赞叹或失望——既服从于这套规范,也在不断微调它。而当地原住民呢?他们的视角在这座建筑中几乎完全缺席。对于世代生活在幔亭峰下的村民而言,大王峰不是风景,是劳作路线上的地标;云雾也可能不是诗意,是晾晒茶叶的麻烦。风景的生产,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游客本位的操作,它服务的是外来者的凝视,而非居住者的生活。

这并非要否定幔亭山房的建筑成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风景生产上做得极为成功,它才值得被这样追问。成功的背后总是有一套运作良好的机制,而这套机制的运作条件、隐含假设、权力关系,正是引人思考的地方。

如果说“风景的生产”追问的是建筑如何塑造我们的观看,那么接下来笔者的想法是,在观看之外,身体还感受到了什么?还能感受什么?或者

说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大的方式是视觉,但温润的细节却又不止在视觉里,不是吗。

建筑不只是形式的构成,更是身体的安置方式。笔者到访和体验的主体,正是那栋由原有两层小楼改建而来的核心楼栋——它自带不大的合院,一条回廊串联起各房间,回廊两侧是平缓的平台式台阶。如今的现状已是荒凉,几十余年来的使用,在合院和回廊中积累了怎样的空间经验?幔亭山房的合院形态和回廊系统,承载着特定的空间经验。它尝试从“身体”出发,去问“人在其中如何行走、停留、相遇、避让”。

先说说合院吧。幔亭山房的合院围合出内向的庭院,客房围绕庭院布置,公共活动发生在中央。这种格局在八十年代的宾馆建筑中并不常见。当时主流的宾馆模式有两种:一种是高层酒店,以垂直交通组织空间,客房沿走廊排列,私密性强但缺乏公共性;另一种是低层分散式别墅,强调与自然的亲近,但往往牺牲了住客之间的交流可能。幔亭山房的合院选择了第三条路——它既保持了低层建筑的尺度感,又通过围合创造了明确的公共领域。(图3)

那么合院中的身体经验是怎样的?试着想象一下:你从客房推门出来,踏上回廊,庭院在眼前展开。有人在庭中散步,有人在廊下坐着聊天,小



图3. 幔亭山房回廊与合院来源:作者自摄)

孩在空地上奔跑。你的视线可以轻松地覆盖整个公共区域，同时你也处于他人的视线之中。这种视觉可达性制造了一种微妙的共处感——你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你与他人共享同一个空间，即便你们并不交谈。这与当代酒店那种“走出电梯、沿着长走廊找到自己房间、刷卡进门、与世隔绝”的经验完全不同。

但合院也带来了不同的张力。幔亭山房是宾馆，它服务于游客，而游客往往期望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合院的向心结构天然倾向于公共性——庭院中的声响会传入客房，廊道上的行人也可能瞥见房间内部。设计者如何处理这个矛盾？从网络上的资料很难推断当时设计者的意图，但从现存的空间格局可以推测：合院性质的景区宾馆，用以这样一个回廊连接，制造了一个从公共到私密的过渡层级的空间。它既不属于完全的公共，也不属于完全的私密，却更是合适说是阿尔多·凡·艾克所说的“中间领域”，它包含了更多的相遇的可能，而人类美好的情感和回忆往往深深根植在一次次的偶然之中。笔者相信好的建筑往往是在这种边界上做文章。

再回到回廊。回廊在幔亭山房中的角色是多重的。首先是交通——它是连接各功能区域的骨架，住客通过回廊从客房走到餐厅、走到茶室、走到入口。其次是停留——廊下的空间尺度适宜驻足，可以避雨、可以乘凉、可以等人。再次是观看——从回廊望向庭院，视线被柱子和檐口框成一系列连续的画面；从庭院望向回廊，行走的人影在明暗之间交替出现，像一帧帧胶片。同时回廊还承担着调节微气候的功能：闽北地处山区，多雨且夏季炎热，有顶的廊道提供了全季节可用的半室外空间，这在空调尚未普及的八十年代尤为重要。

走在回廊上，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建筑不只是用来看的；走在幔亭山房，你脚下是石板的触感，耳边是脚步声在廊顶下的回响，鼻间是雨后泥土

和木质门窗混合的气味，皮肤感受到廊下阴影与庭院阳光之间的温差。这些体验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你对这座建筑的真实感知。建筑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就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中——地面材料的粗糙或光滑、廊道宽度是否允许两人并肩还是只容一人独行、柱子间距与步幅的节奏关系以及尺度比例与人的协调关系等等。正如帕拉斯玛(2016)在《肌肤之目》中反复强调，建筑不只是视觉的，更是触觉的、听觉的、嗅觉的、动觉的。

还需要追问的是：不同使用者的身体如何被空间安排？幔亭山房是宾馆，它的使用者至少包括三类人：游客、服务人员、管理者。这三类人的空间却轨迹却不尽相同。可以猜测的是，游客主要在客房、庭院、餐厅、廊道之间移动；服务人员需要进入客房打扫、进入厨房备餐、通过后勤通道运送物品；管理者的办公室通常位于相对独立的位置。空间如何区分这些轨迹？是否设置了独立的服务动线？是否存在游客不易察觉的后勤区域？这些安排未必是刻意的等级表达，但空间的划分本身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的对话。而通过现场只能进行一些猜测，幔亭山房在这方面做得相对平等——没有明显的主仆之别，服务人员可以在公共区域自由穿行，这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是一种进步，但也意味着后勤效率的某种牺牲。（图4）

最后，合院与回廊共同塑造了一种相处的默契。它们鼓励共处、鼓励偶遇、鼓励停留，而非鼓励退避和隔离。这与当代居住文化的主流方向恰好相反。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私人住宅和酒店空间越来越强调私密性、边界感、个性化，公共走廊越来越窄、越来越长、越来越像隧道，有些设计者将公共庭院取消或使其沦为纯粹的景观装饰。然而幔亭山房提醒我们，这不是唯一的方向，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向。建筑可以塑造另一种居住经验——在其中，你与他人共享同一个天空，你的身体不是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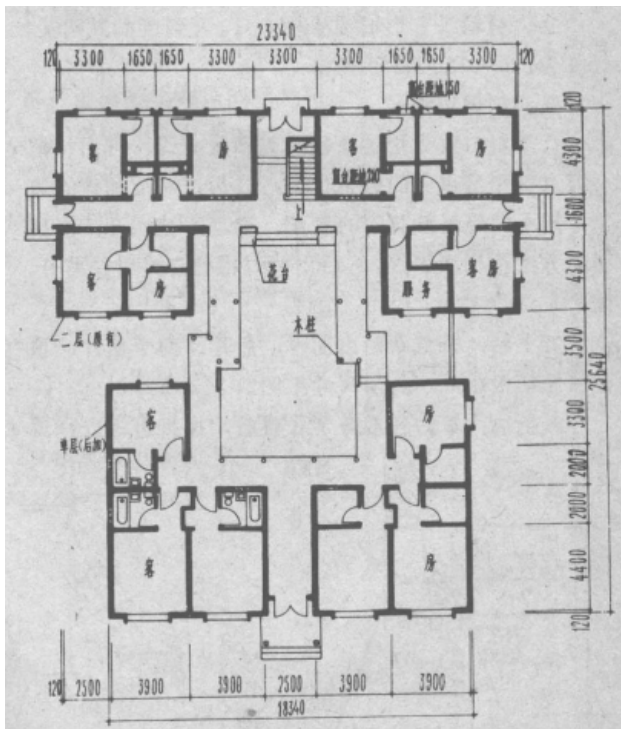


图4. 幔亭山房客房平面图(来源:武夷山幔亭山房[J]. 建筑知识, 1984(01).)

身体的经验离不开建筑的物理基础。那么,这座建筑的物理形态从何而来?八十年代的设计者试图从当地民居中寻找答案。

幔亭山房是八十年代“乡土建筑”探索中的一个例子。现实关于内部装饰的情况再难可考,但从相关的网络资源中查到,设计团队从当地民居汲取营养,使用地方材料进行内外装修。现如今能在大量的网络资源中找到的是:门口路径用大卵石挖空做成地灯,侧门用树根木杆作成柴门,灯具、天花板均以竹构成。这些细节在今天看来依然动人——不是因为它们有多么精致,而是因为它们透露出一种真诚的意图:让建筑与这片土地产生关联。

要理解这种意图的历史条件,我们试着回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语境。经历了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中国建筑学界开始反思“国际式”风格的单调和“大屋顶”式民族形式的僵化。一种新的共

识正在形成:建筑应该回应地方的气候、材料、文化和生活方式。吴良镛(1989)的“广义建筑学”、齐康主持设计的武夷山庄所体现的探索方向、以及后来被总结为“武夷风格”的实践群,都是这一思潮的产物。风景区建筑尤其适合这种探索——它远离城市的权力中心,功能要求相对单纯,又天然地需要回应自然山水,因此成为乡土实验的试验场。

幔亭山房与武夷山庄、玉女山庄一起,构成了“武夷风格”的早期作品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低层、分散、坡屋顶、白墙红瓦、大量使用当地石材和竹木、注重与地形的结合。这种风格的成功后来被总结为一种可操作的设计语言,可能影响了福建乃至全国大量风景区建筑的设计。(图5)

但笔者想要提出这样一个可能有争议的设想和判断。幔亭山房对风土的转译是选择性的——它提取了民居的视觉元素,却未必延续民居的空间逻辑和建造逻辑。闽北传统民居的建造体系有其自身的结构和构造逻辑:夯土墙承重、木构架支撑、屋面瓦作防水,这些元素是作为一个系统运作的。幔亭山房则是现代框架结构建筑,钢筋混凝土梁柱是它的真实骨架,卵石、竹木、柴门更多是附着在骨架表面的装饰层。与其说它“继承”了风土,不如说它“引用”了风土——它把风土元素从原有的建构逻辑中抽离出来,植入现代建筑的语法体系中,形成一种有意味的拼贴。



图5. 幔亭山房庭院(来源:作者自摄)

这个判断并非否定其价值,而是澄清其性质。幔亭山房属于现代建筑对乡土的形式操作,而非乡土建筑本身。它是一代建筑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地方性”的真诚探索,但这种探索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对形式的关注多于对建造逻辑的关注,对视觉效果的追求多于对空间经验的深耕。用肯尼斯·弗兰姆普敦(2007)的术语来说,它更接近“怀旧的地域主义”而非“批判的地域主义”。前者满足于从乡土中提取符号,后者则要求更深入地追问:乡土建筑的建构逻辑是否能为当代建造提供启示?地方材料的使用是否不仅仅是装饰,而是真正参与了结构、围护和气候调节?建筑在回应地方的同时,是否也对现代性提出了批判?

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在用一种事后聪明的姿态去苛责八十年代的建筑师。每个时代的实践都有其可能性与限度。幔亭山房的设计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出这样一座建筑,已经是相当可贵的探索。他们没有条件像今天的建筑师那样去研究传统建造工艺、去实验新型材料、去推敲节点的建构表达。他们的工具是有限的,他们的参照系是有限的,但他们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做出了有诚意的作品。

有趣的是,这种八十年代的风土实验,在今天获得了新的回响。当下建筑学正在重新讨论“在地建造”、“批判性地域主义”、“建构文化”等议题,幔亭山房的探索可以被视作一个前驱。它的得失——形式与建造逻辑之间的张力、符号与空间经验之间的落差——恰恰可以为今天的实践提供参照。王澍的宁波博物馆使用了回收的旧砖瓦,却不再仅仅是装饰,而是墙体构造的一部分;朱锺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以拱券结构回应了窑炉的空间原型,而非仅仅在立面上贴附乡土符号。与这些当代实践相比,幔亭山房的风土实验显得朴素甚至粗粝,但它的方向是对的——它勇敢的去尝试去回应它所在的土地,而不是成为在任何地方都

一样的标准化产品。

或者说幔亭山房提醒我们:任何“地方性”表达都需要警惕沦为静态的风格化的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地方性的追求。我想,或许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对地方性敏感的同时,不让这种敏感迷失在一套可复制的“处方药”当中。每个地方都截然不同各具特色,或许这正是八十年代的风土实验留给今天的问题,更或许,这也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需要每一代建筑师回扣内心去重新回答的问题。

幔亭山房正在老去。四十余年的风雨和使用,在它身上留下了层层叠叠的痕迹。它即将面临改造——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我们该如何对待这样一座老房子?

增量时代的潮水正在退去,存量的高质量更新成为建筑学的必修课。建筑学的关注点渐从“如何建造新的”转向“如何对待已有的”。我想这是一个重要性的转向,它要求建筑师具备完全不同的能力:不是从零开始构思一个全新的形式,而是阅读一座建筑的历史、感受它的生命力量、在不破坏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尊重需求,进而去调适,调适建筑,也调适自己。(图6)

幔亭山房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存量案例。它不是文物——它不够老,不够“经典”,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录。但它也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它有设计品质(空间骨架的感知与体验),有历史价值(作为“武夷风格”的实例),有文化蕴味(与神话和地名的关联),有四十余年使用中累积的时间厚度。这种“中间状态”恰恰是存量时代最棘手也最有潜力的对象:它们没有明确的保护身份,因此容易被忽略或粗暴对待;但它们承载的集体记忆和文化价值,又使得简单的拆除或大改难以被接受。

笔者尝试剖析幔亭山房所承载的不同时间层次。第一层便是神话的时间——它不附着于物质世界,却为幔亭山房提供了生命意义的原点,使这



图5. 幔亭山二层望“石碑”合院与回廊(来源:作者自摄)

座建筑同一个更古老的叙事穿梭相连接着。我想这个层次是象征性的,但它却构成了幔亭山房文化身份的底色。接着第二层是八十年代的时间——在众多建筑案例记录以来的、作为“武夷风格”的早期作品,幔亭山房记录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一段特殊的探索时期。这段历史正在快速离我们远去,当时参与设计的建筑师也正在慢慢离我们而去,而能够阅读这段历史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许在渐渐变少了。最后要提到的第三个层次,是使用的——四十余年里,幔亭山房经历了许多次的结构修补和功能调整,可能是某处墙面被重新粉刷,抑或某段廊道增加了遮阳棚,再可能是某间客房被改成了办公室。或许这些痕迹并不意味着一种“破坏”,恰恰是建筑生命过程中的可呼吸的证据。它们记录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建筑环境使用需求、对建筑意向的审美趣味、对建筑技技术的更新换代,这些和那些就像地质层一样,叠压在建筑实体中,真实可触。

我想这三层时间,共同构成了幔亭山房的“真实性”。遗产保护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历史层积”——建筑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保留了某个“原初”状态,而在于它是否忠实地记录了时间的流逝。也就是说,一座被精心维护、从未改变的,和一个经历了多次改造、每一任使用者都留下痕迹的建筑,哪一个更有价值呢?答案不是绝对的,我们也不应该用对错去评析,但在很多保护

者看来,后者往往承载了更丰富的叙事性,它与人之间的链接更加真实,而这也是它迷人之处。

要回到恢复或冻结的老路上吗?前者假装时间没有流逝,后者把建筑变成标本——似乎都不太对得起这四十年使用痕迹。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或许有吧,但笔者无意于提供一个实际的设计指南和操作规范建议,而更在意于这几次重访后所想的关于建筑与时间对话背后的可能。由此,引出几个可能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首先,它是谁风景?幔亭山房的风景生产是游客本位的。改造是否会延续这一逻辑,还是有可能纳入当地人的视角?是否可以在改造中留出村民使用的空间,或者让茶山、晾晒等劳作场景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再有,新的改造会是什么样的共处?合院与回廊塑造了一种鼓励偶遇、停留的空间伦理。通常一般改造做法会倾向于增加私密性、提高客房效率。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如果为了经济效益而封闭廊道、将庭院加建为室内,那种“身体不是孤岛”的内涵是否就消失了?

再就是,该如何转译风土?八十年代的设计者用现代框架“引用”了乡土符号。今天的建筑师是否有条件走得更远——不是装饰性地贴附卵石竹木,而是让地方材料真正参与建造逻辑?

或许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是幔亭山房改造前应该被认真讨论的。幔亭山房不是一张白纸。四十余年的使用,已经在它身上写下了种种条件——设计者的意图、使用者的痕迹、管理者的修补,一层压一层。续写不是抹掉重来,也不是复制过去,而是在读懂这些条件之后,写下新的一行。

幔亭山房经过四十余年的使用,即将迎来它的第二次生命;而因旧楼改建的而来的它,更是这种“续写”精神的最好见证。改造不是对过去的

否定,而是对过去的延续。这也是“重访”这个动作的深层含义——你不是第一次来看它,你是带着对它的了解回来,并且在回来的过程中,你也在一次次的参与它的未来。

2 结语

建筑学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永不完成的重访。每一次重访都照亮新的褶皱,也留下新的阴影。

第一次我踟蹰的站在入口的小径,只是远远的观望;

第二次我步履轻盈,却被光影留住;

第三次我走完了每个角落,也或许没有走完。

每一次的重访,所看到的都不太一样——看那看得到的,也看那看不到的;

回到幔亭神话。“虹梁驾空”之后是“风雨暴至,青山如初”。建筑终会老去,会被改造,会被覆盖;但山水如初,思考如初。这篇札记,不过是这三次观看留下的痕迹。

参考文献

- [1] 武夷山幔亭山房[J]. 建筑知识, 1984(01).
- [2]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关于武夷山幔亭山房更新改造项目的前置审核意见[EB/OL]. (2025-10-17) [2026-04-14]. http://wysgjy.fujian.gov.cn/zwgk/sqfz/202510/t20251017_7022662.htm.
- [3] 福建武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武夷山幔亭山房有限公司[EB/OL]. (2021-08-26) [2026-04-14]. <http://www.fjwyly.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86&id=148>.
- [4]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Z]. 清.
- [5] W.J.T.米切尔. 风景与权力[M]. 杨丽, 万信琼,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6] 尤哈尼·帕拉斯玛. 肌肤之目: 建筑与感官[M]. 刘星, 任丛丛,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7]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建构文化研究[M]. 王骏阳,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 [8] 吴良镛. 广义建筑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